

## 文山会海“减”了没，容错机制“容”多少

听河南一线干部聊基层减负：初有成效与难点痛点并存

本报记者李亚楠、翟濯

近期，记者分两路跟随河南省委督查室暗访基层减负工作，一路上，听基层干部谈实情、吐真言，有肯定、有吐槽、有期盼，记者原汁原味节选代表性言论，聚焦获得感和痛点、难点、堵点，辅以对上级机关、督查干部等的采访，点面结合，上下印证，力争呈现当前基层减负工作真实面貌。

开会少了，干工作时间多了；检查督导少了，并且不是光问责，也能帮基层解决一些问题了。这是基层干部谈得最多、感受较为明显的减负成效，听听他们怎么说？

“我当科级干部七八年了，这两年感觉会议确实比以前减少了，原来一天上午下午都是在开会，不是区里，就是市里，从去年开始，明显会议大量减少。会议减少了，可以腾出时间到基层，我管着征地拆迁，去年建一个小学，搞征地拆迁，60个厂房，挨家挨户走访，半个月时间就拆完了，现在学校已经建起来了。如果是以前，天天开会，哪有时间到现场做这个工作。”

“过去，不管是干部也好，群众也好，存在误区，认为你不开个会，这事就不重视，可以先放一放。现在干部们都知道，包括村支书也知道，事的重要性不是以会议文件多少来定的。基层减负，不叫你开会，你得把事干好，干成功，让老百姓满意，你要把心思放到干工作上，不是放在开会发文件上。”

“现在通知乡镇、街道领导开会，必须得区委书记、区长同意。假如说组织部长开会，说党建，想让乡镇、街道办书记参加，得给书记说，书记同意了，才能通知，叫镇长、街道办主任参加会，必须得区长同意才行。开常委会，让他们列席，也得先让书记看一下，需要换成副职的，就换成副职。”

“以前组织会开完，开统战会，统战会开完，开宣传会，现在一个会就都解决了，组织、宣传、统战带党委办，都放到一个会上安排部署。”

“上面的各种督导检查确实少了，定期和定向的检查还是有的，比如前段时间疫情防控检查，是必要的。检查当中，评比排名的活动少了，大部分检查能够基层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不像以前，下来检查就是几个单位评比排名。”

“过去组织部考核、纪委考核，经济指标也考核，确实让基层应接不暇。现在把十几个多头考核变成一个考核，半天时间，全部考核完。过去是口头反馈，现在是书面反馈，反馈完之后，有个回头看，半年时间，给基层整改时间，存在的问题，指出来一目了然。”

“原来在办事处，市领导来督查拆迁。他问，市里定的5月30日，你为啥没拆出来？我说，区里给我定的是6月30号，那你说我听区政府的，还是市政府的？他说你不用给我解释，按你区里说的6月30号拆完，拆不完我追你责！我说，我给你解释解释，为啥没拆完。人家不听解释，录着像，直接就走了。嘿！气得我没法了！现在转变过来了，会问你到底啥原因，是工作不主动不作为，还是有其他特殊因素？是自己的原因，还是部门联动配合上的原因？他给你找原因，帮你解决问题。”

“督查也是个协调机构，好多东西，坐到一块摊开，大家按照各自分工干去就行，不扯皮。过去见面，都是揣着明白装糊涂，你也不开腔，我也不开腔，这事就拖在那。现在督查局一喊，心平气和说事，哪是堵点？哪是痛点？这件事咋办？责任一分工明确，干活就行了。”

“过去乡镇局委不愿意和督查部门打交道，觉得本来没什么事，跟督查部门一打交道，这事就成了事了。现在他有啥问题，主动找督查部门去，一汇报协调沟通，这事就不成事了。”

从只挑毛病、发号施令向既发现问题又帮助解决问题转变

督查干部说：

在数量上做减法，确实立竿见影。2019年，河南省级发文、开会数量和督查检查考核事项分别比2018年减少32.4%、35.6%、84.4%，省辖市发文、开会数量和督查检查考核事项分别比2018年减少42.9%、40.1%和85.6%，实现了文件、会议压减30%，督查检查考核事项压减50%以上的预定目标。今年前三季度，省级发文、开会、督查考核事项分别控制在年度计划的65.5%、57.6%和50%，可以实现比2019年只减不增的目标。

但一方面，治标还要治本。河南省委立足解决思想根源问题，大力倡导“五比五不比”工作导向，比谁对中央精神和上级部署吃得更透、做得更准，不比谁会打得最快、材料报得最早；比谁的实际增长点多，不比谁的表面“亮点”多；比谁的工作载体实、方法新，不比谁的口号响、调门高；比领导班子的整体合力，不只比领导干部的个人能力；比攻坚克难的战斗力、解决矛盾的执行力，不比轰轰烈烈的大场面，引导各级党员干部牢固树立实事求是的正确政绩观，以领导方式、思维方式、工作方式的转变推动中央精神的落实。

另一方面，既重减数量又重提质量。一些地方文件、会议和督查检查考核的数量减少了，基层干部的获得感却还不够强，就是因为文件、会议、督查考核质量不高，接下来，还需要进一步明确精文



## ■记者手记

## 成绩打折听，问题加倍看

中央层面邀请媒体记者参与督查暗访已经逐渐成为常态，但省市层面主动邀请媒体记者，尤其是邀请中央媒体记者参与督查暗访还不常见。

河南省此次主动邀请新华社记者参与督查暗访基层减负工作，一方面，说明河南全面对标对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重要论述，高度重视基层减负工作，拿出了实实在在的举措，也取得了看得见的成效，愿意让记者听到、看到、记录到；另一方面，也说明河南具有自信开放包容的心态，不怕记者暗访，通过暗访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而不遮掩问题，正是基层减负的重要手段。

通过此次暗访，记者发现河南各地在精简会议文件、规范督导考核方面减负成效显著，在解决属地管理权责不一、为基层赋能赋权、激发基层干事创业的内生动力等深层次问题方面，经验探索与难点痛点并存。实际上，这些难点痛点并非河南独有，而是全国普遍存在的，只是河南愿意利用媒体

平台将其展示出来，集思广益，寻求解决之道。

当然由于督查工作的特殊性，基层干部在介绍成效和反映问题过程中难免有所顾虑。因此，对于督查暗访中，基层干部所谈成绩，上级可以打折倾听，而那些基层干部敢于在督查时反映的问题，一定是处在眉睫需要解决的难点、痛点、堵点所在，上级一定要加信重视，并予以回应解决。

归根结底，为“下”减负更需对“上”用药。上级部门作为政策制定者，推动基层减负工作落实落细绝不能只是走走过场、提口号、简单发一个文件了事。希望更多地方能像河南省一样，邀请媒体记者参与基层减负工作，把媒体作为倾听基层心声的平台、发现经验探索的通道、制定减负举措的参谋，进一步把广大基层干部从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束缚中解脱出来，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坚强作风保证。

（本报记者李亚楠、翟濯）

减会的标准和尺度，严防文山会海“回潮”，改进督查检查考核方式方法，着力从重过程向重结果转变，从以明查为主向明查暗访相结合转变，从只挑毛病、发号施令向既发现问题又帮助解决问题转变。

属地管理责大权小，问责追责不问原因，年轻人才引进难、留下难，过度留痕、多头要材料尚未杜绝，一些地方虽然基层一把手参会有所减少，但其他工作人员被陪同会现象依然存在，是基层干部反映较多的减负难点、痛点，听听他们怎么说？

“上级职能部门责任下放多，权力卡得死，涉及自身利益的事不愿放权。比如办事处的行政执法队现在就是空壳部队，在市场监管、环境保护等领域不具有执法权限，现在队里只有3个人，市里也没有下派专业人员。没有具体人员，经费也不到位，责任放下来我们接不住。”

“如果没有诫勉约谈，就不叫乡镇。此前环境污染整治标准突然提高，但是没有给乡镇适应的时间，过去乡镇积累的问题很多，必然导致一部分乡镇干部被问责。乡镇干部不担当，还能让谁担当？责任到我们这就没法往下推了。”

“我们真有县里的产业集聚区，原本产业集聚区是一个内循环，各项事务不归乡镇管理。现在机构改革后，把最棘手的信访和安全生产责任划到了乡镇。之前我们和产业集聚区没有从接触过，导致现在连一些企业的大门都进不去。基层干部权力无限大，责任无限大，现在县里很多职能部门权力还没下放。”

“现在任何事情都要求属地管理，对基层压力大。基层没有执法权，更多是服务职能，但是现在出问题首先追究乡镇。不能只强调属地管理，忽略了分级负责。乡镇的综合执法中队现在刚成立两个月，和乡镇各方面的工作还在磨合。综合执法队工作归乡镇管理，人员归城管局管理，执法中队只是下沉到了乡镇，我们发现问题还是报告给执法人员也参加，非得把没问题的也拨拉拨拉。”

“县乡层面材料不共享，导致基层需要耗费大量精力上报材料。比如说脱贫攻坚领域，我们已经给扶贫办报过了一个汇总的材料，各部门还要再找我们分头要。”

“基层干部待遇还是有点低，现在我一周四天下乡巡山巡河，一个月4900多元的工资中油费至少支出1000元，车补650元还不够，而且现在乡镇没有周六周日，加班也没有加班费。”

“现在工作中还存在过度留痕，原因在于没有留痕考核就没有依据。比如脱贫攻坚需要入户宣传帮扶，不留痕迹就证明不了你去了贫困户家里，留痕有些人就会指责我们是作秀，说我们来就是为了拍照片的。”

“县乡层面材料不共享，导致基层需要耗费大量精力上报材料。比如说脱贫攻坚领域，我们已经给扶贫办报过了一个汇总的材料，各部门还要再找我们分头要。”

“一些县市陪会现象依然存在，会议精细化程度不够。比如秸秆焚烧问题、领导为了提高大家认识，还要求一些辖区内没有庄稼地的街道办事处人员也参加，非得把没问题的也拨拉拨拉。”

督查干部说：

我们调研发现，当前基层权责不清、责重权大。基层没有执法权，更多是服务职能，但是现在出问题首先追究乡镇。不能只强调属地管理，忽略了分级负责。乡镇的综合执法中队现在刚成立两个月，和乡镇各方面的工作还在磨合。综合执法队工作归乡镇管理，人员归城管局管理，执法中队只是下沉到了乡镇，我们发现问题还是报告给执法人员也参加，非得把没问题的也拨拉拨拉。”

“县乡层面材料不共享，导致基层需要耗费大量精力上报材料。比如说脱贫攻坚领域，我们已经给扶贫办报过了一个汇总的材料，各部门还要再找我们分头要。”

“基层干部待遇还是有点低，现在我一周四天下乡巡山巡河，一个月4900多元的工资中油费至少支出1000元，车补650元还不够，而且现在乡镇没有周六周日，加班也没有加班费。”

“现在工作中还存在过度留痕，原因在于没有留痕考核就没有依据。比如脱贫攻坚需要入户宣传帮扶，不留痕迹就证明不了你去了贫困户家里，留痕有些人就会指责我们是作秀，说我们来就是为了拍照片的。”

“县乡层面材料不共享，导致基层需要耗费大量精力上报材料。比如说脱贫攻坚领域，我们已经给扶贫办报过了一个汇总的材料，各部门还要再找我们分头要。”

督查干部说：

我们调研发现，当前基层权责不清、责重权大。基层没有执法权，更多是服务职能，但是现在出问题首先追究乡镇。不能只强调属地管理，忽略了分级负责。乡镇的综合执法中队现在刚成立两个月，和乡镇各方面的工作还在磨合。综合执法队工作归乡镇管理，人员归城管局管理，执法中队只是下沉到了乡镇，我们发现问题还是报告给执法人员也参加，非得把没问题的也拨拉拨拉。”

“县乡层面材料不共享，导致基层需要耗费大量精力上报材料。比如说脱贫攻坚领域，我们已经给扶贫办报过了一个汇总的材料，各部门还要再找我们分头要。”

“基层干部待遇还是有点低，现在我一周四天下乡巡山巡河，一个月4900多元的工资中油费至少支出1000元，车补650元还不够，而且现在乡镇没有周六周日，加班也没有加班费。”

督查干部说：

我们调研发现，当前基层权责不清、责重权大。基层没有执法权，更多是服务职能，但是现在出问题首先追究乡镇。不能只强调属地管理，忽略了分级负责。乡镇的综合执法中队现在刚成立两个月，和乡镇各方面的工作还在磨合。综合执法队工作归乡镇管理，人员归城管局管理，执法中队只是下沉到了乡镇，我们发现问题还是报告给执法人员也参加，非得把没问题的也拨拉拨拉。”

“县乡层面材料不共享，导致基层需要耗费大量精力上报材料。比如说脱贫攻坚领域，我们已经给扶贫办报过了一个汇总的材料，各部门还要再找我们分头要。”

督查干部说：

我们调研发现，当前基层权责不清、责重权大。基层没有执法权，更多是服务职能，但是现在出问题首先追究乡镇。不能只强调属地管理，忽略了分级负责。乡镇的综合执法中队现在刚成立两个月，和乡镇各方面的工作还在磨合。综合执法队工作归乡镇管理，人员归城管局管理，执法中队只是下沉到了乡镇，我们发现问题还是报告给执法人员也参加，非得把没问题的也拨拉拨拉。”

“县乡层面材料不共享，导致基层需要耗费大量精力上报